

一次捡漏，改变命运，从此，
夏鼎商彝，秦砖汉瓦，唐彩宋瓷，
明炉清雕，尽在掌握。

鉴宝高手

有一眼
◎ 著



014013381

1247.57
3080

鉴宝高手

有一眼◎著



I247.57
3080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

北航

C1700592

188E101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鉴宝高手 / 有一眼著. —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3.12

ISBN 978-7-5171-0370-7

I. ①鉴… II. ①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00637 号

责任编辑 : 周 晏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 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 : 100101

电 话 : 64966714 (发行部) 51147960 (邮 购)

64924853 (总编室) 68581667 (编辑部)

网 址 : www.zgyscbs.cn

E-mail 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德龙公防伪印刷厂

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21 印张

字 数 300 千字

定 价 35.00 元 ISBN 978-7-5171-0370-7

目 录 Contents

01 三张破纸值八万

通灵血玉 / 001

梁启超家书 / 005

陆子冈玉雕 / 015

古董西施 / 023

紫砂壶与茶道 / 029

02 深藏不“漏”的老印章

青花瓷鸟食罐 / 037

鉴宝斋淘宝 / 043

暗藏乾坤 / 050

出价三百万 / 056

03 现实版《疯狂的石头》

蝥蛄葫芦和传承 / 063

珍品老蜜蜡 / 070

再一次捡漏 / 076

一块老翡翠的不解之谜 / 083

赌一把 / 088

04 赌涨了

- 要赚就赚大的 / 094
- 两百多万成交 / 100
- 会唱歌的大内幻瓷 / 107
- 升值一百倍 / 115
- 一百八十万卖给博物馆 / 122
- 坐地起价 / 130

05 从大师手中捡漏

- 犀牛角雕无奈何杯 / 137
- 一百万转让给林海涛 / 144
- 红得发紫的“宝光” / 152
- 媲美明版《清明上河图》 / 158

06 法器也疯狂

- 要给爸妈买房子 / 167
- 大有来头的老东西 / 173
- 四神兽八卦镜 / 180
- 冰种翡翠贵妃镯 / 186
- 法器也能卖出天价 / 194

07 险些买了打眼货

- 团聚 / 200
- 鉴宝大赛 / 206
- 不按常理出牌 / 210

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 / 216

发出邀请 / 222

小漏中捡大漏 / 228

天价太平天国大钱 / 234

有缺陷的重器 / 243

08 汝州古瓷

弄虚作假 / 250

探秘汝窑瓷片 / 254

宝剑和剑术传承 / 260

极品羊脂白玉 / 267

09 略施小计，取得线索

登门拜访 / 273

国宝入囊中 / 278

价值连城 / 285

亿万价而不可得 / 289

10 “朱仿”猛于虎

粉彩象耳瓶 / 294

深藏不露 / 301

红毛藏獒 / 308

西洋古画的奥秘 / 314

张飞梅瓶问世 / 320

祖母绿夜明珠 / 327

01 三张破纸值八万

通灵血玉

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破旧的窗户静静地洒在床头，贺青慢慢地睁开布满血丝的双眼，一脸的困倦，表明他昨晚一宿没睡好觉。

他在为他兄长的事情烦恼，也在为眼下无比窘迫的处境而揪心。真是花钱如流水啊，从老家带来的几万块钱转眼之间就快花光了，现在只剩下不到一百块钱，都支撑不了几份快餐了。

贺青无精打采地支起身来，距离不远的一张简陋木床上正坐着一个女子，衣着朴素，但身子笔直，不胖不瘦，很有几分风韵。

和贺青同住一间出租房的年轻女子并不是贺青的女朋友，而是他的嫂子，刚认识不久的亲嫂子。

几天前贺青还在江浙大学准备复读考研，不料嫂子邹梅带着他患病的兄长找到了他，要他陪他们来江州看病。

他兄长患的是重病——白血病，一大绝症。这种病在他们家乡的小医院治疗起来根本没有什么效果，所以只能送来大城市的医院。可这是个无底洞，庞大的医药费令他们这个普通的工薪家庭不堪重负。

治疗才刚开始，邹梅带来的救命钱就全部投进去了，那些资金可是他们家全部的积蓄，还有东拼西凑借来的一些钱。接下来贺青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能借的亲朋好友都借过了，他现在只能和嫂子一起住在这种最廉价的出租房里，横竖不过几平方米，只能放下两张床。虽说叔嫂情深，但总归男女有别，和衣睡在同一间房里也多有不便。

贺青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，他发现嫂子邹梅正在偷偷地抹眼泪，楚楚可怜的样子让人心疼。

“嫂嫂，你这么早就起来了啊？”贺青轻轻地招呼了一声，对于眼前这个初次见面的嫂子，他印象极好。对方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，矜持，坚贞。丈夫生了重病，她尽心竭力地照顾，想方设法筹钱治疗，从来都没有说过“放弃”二字，这让小叔子贺青对她倍感尊敬。

“我刚起来。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”见贺青起来了，邹梅便连忙擦干眼角残留的泪水，努力挤出一丝微笑来。

贺青说道：“天亮了，睡不着了。嫂嫂，你别太担心，我再想想办法。我有几个同学在江州这边，或许能向他们借点钱急用。”

再不借钱，他们就真的要露宿街头了，饭都吃不起。

他大哥这一病有如山倒，将一个原本还算幸福的家庭顷刻间拖垮了，家里人无不担心他大哥的病情和治疗情况。

“嗯。”邹梅低低地应了一声，她始终身姿端正地坐在那里，脸上的愁容怎么都掩饰不住。

“小青，今天你找个地方，去把我这个手镯当了。这是我祖上一代一代传下来的，我妈妈传给了我，据说比较值钱，希望能换点钱来给你哥治病。”

贺青下床之后，邹梅突然站了起来，并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包袱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展开黄色丝缎的手绢，露出一只古色古香的精美手镯。

那手镯看上去显得晶莹剔透，颜色翠绿，但夹杂着一缕缕红丝，就好像是渗透进去的血丝，殷红瑰丽。

也不知为何，隐隐约约之间，贺青发现那盘绕在翠玉中的血丝似乎活跃了起来，微微浮动，透着股神秘气息。

不过贺青也没多注意这个情景，只是说道：“嫂嫂，这可是你的传家之宝，当掉了很可惜的。”

他有点不忍，邹梅一家视若珍宝的传承之物独一无二，卖了后怎么传给她的女儿或者孙女，到时候后悔恐怕都来不及了。

“和你哥的命比起来就没什么可惜的了。”邹梅语气坚定地说道，“你看我们都快走投无路了，留着这翡翠还有什么用？小青，如果能找到一个好买

家，就直接卖出去吧，或许能换来更多的钱。多一分钱给你哥治疗，就多一点希望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贺青点点头答应着，事已至此，还有什么比救兄长的命更重要呢，大不了以后再把手镯赎回来就是了。尽管他心知肚明，就以他们目前的财力，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赎回当品的，那只手镯最终会被当铺吞掉，最后转让出去。

“小青，你好好拿着，找一家声誉好的典当行当出去。”随后邹梅将那古老的翡翠手镯好生递给贺青。

贺青的双手刚碰到手镯的那一刻，他大吃一惊，赫然发现手镯上的绯红血丝剧烈地荡漾了起来。瞬间，血丝化开，化为一团血雾。淡淡的血色雾光缓缓移动，像是感应到了一股神奇的力量，径直朝贺青的面门扑来。

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！

贺青不由微微瞪大了眼睛，那番景象奇妙至极。

贺青眼睁睁地看着，他发现，眼前有无数的血红颗粒正灌注他眼里，但眼睛除了一股隐隐的酸涩感，并没有其他不适的感觉。

“见鬼了！难道是我眼睛看花了吗？”贺青心中惊奇不已，他还道是自己昨晚没有睡好的缘故，眼睛产生了幻觉。

“小青，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”见贺青突然间傻傻地盯着自己，邹梅惊疑道。

不过她心无旁骛，只在为自己丈夫的病情担忧，所以也没注意到那个奇异的现象。

“哦，没事。嫂嫂，我洗把脸，马上去找典当行。”贺青当即反应过来，将那只手镯包起来收好。

贺青草草地刷牙洗脸，便跑到楼下买了两份早餐。每份都是两个肉馒头加一杯豆奶，当前他们也只吃得起这样的“大餐”了。

将一份早餐递到邹梅手上后，贺青稍微准备一下就出发了，目的地是本市典当行。

毕竟是第一次来江州，贺青对这地方的情况并不熟悉，好在他早有准备，特意买了一本《江州旅游指南》。根据相关的地图显示，本地最大的一家典当行位于古董街。既然是当东西，那当然要找最有名信誉的一家典当行了。

贺青怀揣着那块宝玉赶去古董街，古董市场距离他们租房的郊区很远，所以几块钱的车钱省不下来，只得搭公交车了。

车上，贺青还不忘给几个同学打电话，可对方不是关机就是没有接听。之前他在大学校友群里说过他兄长得重病的事情，在这个时候他打电话除了借钱还会有什么事，或许不少人因此不想和他联系。

真是世态炎凉，人情淡如水！

贺青心里不由感慨道，但他又无可奈何，别人不借钱给你，总不至于强要吧。

坐了三四个小时的车才到站，贺青打起精神走下车。此地人流量很大，摩肩接踵，一片喧闹声。

一走下来贺青就紧张地四处寻找典当行，街道两旁店铺林立，目光所及处都是打着古玩店名号的店铺，但还没有看到一家专门性的典当行。

“古玩”两个字在贺青眼中看来既遥远又神秘，他当然也听说过古董，知道有些古董很值钱，电视台也有跟古董有关的节目，上面出现的一些古董价值不菲，上百万天价的屡见不鲜。此刻，贺青非常羡慕那些持宝人，如果他有一件价值百万的古宝，那也就不需要为兄长的医药费担心了。

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贺青顾左右盼地往前走。深入古玩市场后，他不经意间发现右前方不远处的广阔场地上有一个集市，巨大的大棚下面是密密麻麻的摊位，人流更是拥挤，想必是普通人买古董最喜欢去的地方。

古玩摊集合点旁边有一家店吸引了贺青的目光，只见那店铺门前竖立着一个很大的广告牌，上面“典当”两个字在贺青看来格外醒目。

“去看看再说。”贺青暗道。尽管这不是他在地图上相中的那家当铺，但是去看一下情况也没关系，正所谓货比三家，哪家典当行愿意出更高的价钱就当给哪家。

想好后贺青便加快脚步朝那家当铺走去，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钱，想尽一切办法为他兄长筹集治疗费用。

“兄弟，想玩点什么吧？”

贺青还没走出几步，猛有个人斜刺里走了过来，挡在他身前。

贺青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，他还以为有人找他麻烦。这地方人多手杂，他自然要提高警惕，毕竟他身上有一块宝玉，“怀璧其罪”的道理他还

是懂的。

半路杀出的那个程咬金是个年轻男子，穿着一身一般，个头高瘦，一双眼睛贼光闪动，很显然不是什么正经生意人。

“你看看这个东西怎么样？”那男子随即从手中的提包里取出一只十分精美的青瓷碗，不过在贺青眼里也就好看而已，和一般吃饭的碗没多大的区别。

“不要。谢谢。”贺青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，他看出来了，对方是古董贩子，见人就推销的那种。

贺青不懂古玩行规矩，而且他现在也没有兴趣玩古董，在他看来那只是有钱的闲人才玩的。

说罢贺青就要迈步走开，可那男子不依不饶，伸手拦住了他。

“兄弟，别着急嘛，不喜欢青花碗，不是还有更好的东西吗？”那男子笑吟吟地说道，“看你有几分眼熟，感觉很有缘，我这里还有一件古董，是真正的宝物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！喏，高古玉一枚！只要你喜欢，价钱好说。”

那男子拿出一块美其名曰“高古玉”的玉器后，贺青随便扫了一眼，而这时奇异的事情又发生了！

只见那块锈迹斑斑的古玉上面隐约散发出一股淡淡的红色光芒，红光缓缓往上涨，潮水般泛起波纹。

若隐若现的红光升涨到贺青眼前不远的地方，形成了一片混沌状的光团，就像一道无形的屏障。

光团凝聚的红光一丝一丝流星般向贺青眼中射来……

梁启超家书

奇异的红丝源源不断地射入贺青的眼中时，更为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一幕幕影像随着红丝光线的流注，在眼前晃现，就好像放映电影一样，不过是快放模式，一个镜头接着一个镜头地一晃而过。而所有的画面都与那块高古玉有关，仿佛是一部纪录片，讲述了此玉的来龙去脉。但却是倒放，从玉的现状回放到它最初产生的时候。

通过追溯整个玉器历史轨迹，贺青发现，这件玉器是一群盗墓贼从西南某地偷来的，但东西确实是一件很古老的玉器，出现于西汉时期的一位富人家中。

等到“电影”放完后，红光也就渐渐地消失了，一切恢复了原状。

“呼——”暗中，贺青不由得长长地倒抽了一口凉气，这就像做梦一样，瞬息间，时间跨越了两千多年！

他的灵魂仿佛随着那块玉璧进入了时光隧道，穿越到了古代，见证了玉器从制造到埋葬再被偷盗的真实经历！

那种感觉说不出的奇妙，有股震撼人心的力量！

“兄弟，怎么样？我会给你一个很优惠的价钱。”古董贩子笑容满面地说道。他见贺青盯着自己手上的这块玉看得那么认真，脸上便多了几分自信。

“多少钱？”贺青直截了当地问起了价钱，既然是真品高古玉，来历又那么曲折，想必有一些价值。如果价钱很低的话，说不定可以收来再卖出去，从中赚取差额。

“兄弟，一看你就是明眼人，这可是好东西，一般人我不拿出来给他们看的。”男子一本正经地说道，“如果你诚心要的话，一口价八千，八千拿走得！”

“不好意思。”贺青毫不犹豫地說道，“你还是拿回去吧。”

八千对于贺青来说绝对是一个天价了，不可企及，说八十他还可以考虑，八千的话就算了，根本没有谈下去的必要。

“哎，兄弟，别急着走嘛。”见贺青欲走，男子连忙赔笑道，“你要是嫌价钱高了，那好说，我们再好好商量一下不就行了嘛。”

贺青果断地摇头道：“我不要了。”

对方再怎么降价他也承受不起，而砍到一百元以下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完全没必要再谈了。

说罢贺青就快步走开了，男子也没追上来纠缠。

“刚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贺青惊奇不已地想道。自己可不是在做白日梦，也不可能是眼睛看花了，那是一种真真切切的感觉，此刻回想起来依旧震撼不已。

“为什么同样是古董，那只瓷碗没有发出奇光，而那块玉却有神奇的现

象呢？”贺青越想越是想不通，嫂子邹梅交给他的那只手镯也散发出奇异的光芒，这不像是偶然啊。

“要不再试试？”贺青顿时起了一股强烈的好奇心，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，他没有走进那家典当行，而是转身朝旁边的古玩集市走了过去。

首先来到一个旧货摊前，贺青发现摊子上的东西很乱，有瓷器，有钱币，也有书画。凝神察看那些貌似老古董的瓷器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，那些钱币也是一样，没有任何反应。

“没问题啊！”贺青暗自思忖道，“是碰巧吗？”

正准备离开古玩摊去当铺办正事时，视线不经意地落在一个小本子上，只见上面隐隐散发出一股淡红色的光芒。

“咦？有了！”贺青暗地里又惊又喜，终于又见到那一幕奇特的景象了，证明之前所发生的并不是偶然现象，而是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。

贺青全神贯注地观看着，先前的奇妙景象再一次演绎，那本小册子记录下来的“电影”告诉他，那是一本手札，是一位老先生收藏的，源自清末民初。

“这竟是梁启超的亲笔信！”贺青心中大感惊诧，虽然不懂鉴定古玩的艺术性，但他毕竟是一名文科生，对历史知识还是有一定了解的。谁不知道梁启超的大名，“戊戌变法”影响深远，而他就是最主要的发起者之一。

“老板，我能不能看一下？”贺青突然彬彬有礼地对坐在一旁的摊主说道。

“当然可以，你随便看吧，如果看中哪件玩品，告诉我一声就是了。”那老板热情洋溢地说道。

“谢谢。”贺青说道，然后他小心翼翼地伸手拿起那手札，一翻才知道原来只有三张纸，颜色泛黄，明显很旧了。上面的字迹虽然比较潦草，但笔画苍劲有力，入木三分。

“不知道梁启超的字画值不值钱。”贺青暗想道。他虽对书法不懂，但既然是名人，笔下的真迹应该值得收藏了，要不然“电影”中那位老先生也不会执着地收藏下去了。

“老板，这几张摹写帖多少钱？”贺青想了想问道，“我最近一直在练毛笔字，比较喜欢这上面的字体，想买回去描摹。”

他故意那么一说，就是不想让摊主有所注意，如果让对方知道自己很看重梁启超亲笔书写的这封信札，那价钱肯定会抬得很高。可他现在全身上下只剩下不到一百块钱了，超过五十他都得好好考虑，因为这几天的饭钱都包括在里面了。

“哦，那个啊……”那老板口气很大度地说道，“既然你喜欢，那就一百二拿走吧，不二价。那字体艺术感很强的，又是老东西，除了实用还有收藏价值！”

“一百二太贵了。”贺青撇了撇嘴说道，“老板，给个实在的价钱吧。”

幸好那老板开出来的价钱只是一百二，而不是一千二，如果是一千二，那就算是王羲之的真迹他也无能为力了。

老板出价一百二，如果一路砍下来，说不定五十以内就能拿下。

“好吧，看你诚心要，八十得了，已经给你优惠了四十了，不能再少了。”老板摆了摆手说道。

贺青说道：“三十！一张纸给你十块钱，你已经赚了。”

他身上只有八十多，如果用来购买那手札，回去恐怕连坐公交车的钱都不够了。

“哎呀，你这小伙子不诚心啊！才给三十，这价钱砍得也太狠了一点吧？”老板连忙摇头道，“三十实在是太低了！”

贺青说道：“老板，三十其实不少了。你卖不卖？”

“不卖！”那老板毫不犹豫地摇头说道，“最少五十！”

“四十，我再多给你十块！”贺青咬了咬牙道，“四十是我所能出的最高价了，要是不行，那我也没办法了。”

他一边说一边作势欲将那封信札放回原位，表示他打算放弃。

“得了，四十就四十，还没见过你这么会算的小伙子，算我败给你了！”那老板很无奈地笑道，他终于答应下来了。

“嗯，那好。这是四十元钱，您请收好。”贺青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了四张皱巴巴的十元钞票，好生递给那老板。

其实他这个人平时一点都不抠门，出去买东西的时候从来不跟卖家议价，对方说多少就是多少。可现在是特殊时期，他想大方也大方不起来，所以只能“锱铢必较”了，能省则省。

买好梁启超的书信之后，贺青一边拿起察看，边朝一旁的典当行走去。

通过一番认真仔细地阅读，虽说上面的一些字迹看不大清楚，但是基本意思贺青还是读得懂的。这应该是梁启超的一封家书，按道理说很珍贵才是，绝对不止区区四十块钱。

“小老弟，这几张草纸，刚淘到的吧？多少钱拿到的？我给你一百块，你愿不愿意让给我？”

正在这时，一个陌生的声音从身后传了过来。

“老板，有何贵干？”贺青回过头来礼貌性地问道。他很吃惊，没想到自己身后突然冒出来一个人，那个人正好也盯上了梁启超的这封家书。

这是贺青意料之外的事情，他翻阅那封信札的时候，哪会注意周围的人。

此刻站在他眼前的是一个西装革履、穿着十分体面的中年男子，一看就知道是那种在生意场上春风得意的大老板。

“小老弟，这几张手稿让给我行不行？”那中年男子笑容满面地请求道，“我给你一百块，想必你刚才也没花多少钱吧，肯定能赚。”

贺青随即小心翼翼地收起那三张旧信纸，语气很平静地说道：“老板，你是在开玩笑吧？”

尽管对方愿意出一百块钱，如此算来他明显赚了，六十块钱对别人来说或许算不得什么，可在他眼里就不是一笔小数目了，起码可以对付几天的饭钱。

但是，他不会傻到马上答应对方，对方既然一开始就喊出一百块的价格，那升值的空间应该还很大。

“我不是开玩笑啊。”那老板摇头说道，“我说一百块就一百块，一分钱也不会少你的，只要你愿意，我马上数钱给你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贺青笑吟吟地说道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你开玩笑，这是梁启超的亲笔信，怎么可能才值这么一点钱？老板，你看看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‘仲策鉴’。知道仲策是谁吗？这是梁启超最大的弟弟，名叫梁启勋，字仲策，说明这份信札是梁启超写给他弟弟梁启勋的。上面所写内容不但涉及政治，还涉及经济，这可是非常珍贵的史料啊！”

“哟！”听贺青一番解说，那老板顿时打起了十二分精神，啧啧称赞道，

“小老弟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原来是明眼人！不瞒你说，我特别喜欢梁启超，他不但才华横溢，妙笔生花，同时也是一位大书法家啊！”

“是啊，梁启超的真迹古玩市场上很少见。”贺青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，而实际上，他这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完全是装出来的。他懂的就是那么点历史知识，至于梁启超的书法造诣他丝毫没研究，要不是那男子主动吐露出来，他还看不出来这一点呢。因为梁启超手稿上的字迹在他看来十分潦草，实在是称不上好。

“可不是嘛，我很少见到梁启超的真迹！”那男子随即热情地说道，“小老弟，请你去隔壁喝杯茶怎么样？我们慢慢谈，只要你肯相让，一切好说。”

贺青好似犹豫了片刻，然后说道：“好吧。”

经过一番观察，贺青自然看得出来，眼下这个老板是诚心诚意要买他这份手稿。而给了为兄长治病筹钱，他也很有诚意，现在只是价钱高低的问题了。

于是那男子将贺青请到了旁边的一家高档茶庄，喝茶细聊。听完对方的自我介绍，贺青才知道，此人是杨老板，来自广粤一带，正在江州这边跑生意。

“小老弟，要不你自己开个价吧，只要价钱合适，我就要了。”互相客套了一番之后，杨老板突然笑吟吟地说道，算是切入正题。这当然也是贺青最关心的事情，他估计自己这次会大赚一笔，卖不出几万的价钱，卖个几千不是问题吧。

“杨老板，还是你说吧。看你这么喜欢梁启超的手稿，我只好让给你了，正所谓，君子不夺人所好嘛。”贺青不慌不忙地说道。他当然不会首先开价，谁先出价谁就处于被动地位，而对方先开价他也好探出对方的口风。

杨老板想了想说道：“这么着吧，这份梁启超的手稿我要了！一口价四万，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。”

“四万？”

当听到对方这个出价时，贺青暗中大吃一惊，随即一阵狂喜。才花了区区四十块钱买来的东西，一转眼的工夫，竟然达到了四万的高价，足足升了一千倍！

镇定，一定要镇定！

尽管喜出望外，但是贺青竭力忍住心头那股无比强烈的兴奋之情，因此他表面上仍然保持着镇定自若的状态。

“小老弟，怎么样？”见贺青半晌沉吟不语，杨老板有些焦急地问道。

贺青说道：“我再想想吧。杨老板，要不你留个电话？我回头想好了再打给你，给你答复。”

竟是很委婉地拒绝了对方，因为他心知肚明，杨老板既然这么爽快地开出四万的价钱，那就说明梁启超的手稿收藏价值很高，或许远远不止四万块钱，他得先查清楚情况再说。

“小老弟，别啊！”杨老板见贺青不接受，连忙摆手道，“你要是不满意直接告诉我就行了，好商量的嘛。”

贺青郑重其事地说道：“杨老板，那你说吧，这份手稿你最多给多少钱，这样我好有个心理准备。”

“六万，最多六万了！”杨老板咬了咬牙道，“你要是同意呢，我们马上交易，给现金也好，去银行转账也好，都没有问题！”

“行。”贺青点点头道，“看得出来，你很有诚意。杨老板，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？我得先考虑一下，最迟明天这个时候给你一个确切的答复怎么样？”

由于对古玩行情一窍不通，贺青实在没有把握，如果梁启超的真迹不止这个价，而自己又卖出去了，那岂不是吃亏了？反正是好东西，也不怕到时候卖不出一个好价钱来。

“嗯，那也好。”杨老板说道，“我把手机号码告诉你，你也告诉我一个联系方式，明天到时我好问你什么情况。”

贺青欣然同意，于是两人当即互换了手机号码，之后贺青又在茶庄坐了一会儿便道别离开了。

离开茶馆后，贺青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去附近的网吧上网，他要上网查询有关信息，看梁启超的亲笔书信到底值多少钱。

很快贺青就来到了网吧，要了一台机子后就火速上网查询。

网络真是个好东西，什么信息都能查到，尽管没有很权威的渠道，但贺青查了很多关于古董和拍卖的正规网站。最后的结果告诉他，近现代名人的手稿确实价值不菲，广粤和香江那边的收藏家尤其喜爱，光梁启超的家书就